

无锡道教音乐纪事

吕 畅 伍虎勇◎著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无锡市道教协会出品

无锡道教音乐纪事

吕畅 伍虎勇 著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锡道教音乐纪事 / 吕畅, 伍虎勇 著. —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 - 7 - 5409 - 8214 - 0

I. ①无… II. ①吕… ②伍… III. ①道教—宗教音乐研究—无锡 IV. ①J60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4668 号

无锡道教音乐纪事

WUXI DAOJIAO YINYUE JISHI

吕畅 伍虎勇 著

出品人	泽仁扎西
责任编辑	胡 榕
责任校对	索郎磋摩
责任印制	刘 敏
出版发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 108 号)
成品尺寸	165mm × 230mm
印 张	9.5
字 数	140 千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9 - 8214 - 0
定 价	40.00 元

* 本书图片由作者授予本出版社专有使用权。除作者声明外, 不得复制、转载、摘登、发表。



自序

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被称作道教音乐？

是道教仪式中使用的音乐，还是道教徒演奏、演唱的音乐，又或者是带有道教宗教思想的音乐？

试图给“道教音乐”下一个准确的、一目了然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每个时代，每个地区，甚至每个与道教音乐有着相关或者无关的人，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看法。千百年来，道教音乐随着道教的传播，代代传习。

无锡自古以来就是文化昌盛之地。自明代以后，无锡正一派在道教中的地位更是蒸蒸日上。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张天师在无锡接驾已经成为“循例”。民国时期，“铁手琵琶”华清和、“南鼓王”朱勤甫、整理天韵社曲谱的阚献之……无锡的道教音乐家们开始扬名于中国音乐界。华彦钧创作的《二泉映月》更是中国民间音乐的翘楚。

然而，无锡道教音乐在道教内部可供追溯的源头在哪里？在传承中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载体。先人留下的道教经籍、地方志略，成为今人开启道教文化回忆的信物。盛世修典，保障文明的延续，是中华民族最为可贵的传统。清末以后，无锡道教历经劫难，风雨飘摇之中，幸存下来的道教音乐文献，凝聚了前人的情感与心血。把这些资料公之于世，理清它们的来龙去脉，是本书作者的责任。

掌故、秘传、旧闻，这些活着的故事，仅仅是故事而已吗？每一个故

事背后都隐含着一番道理，这番道理之中又夹杂着情怀、信念与执着。情怀使人感动，信念等待继承，执着应被铭记，故事不该死去。记录无锡道教音乐的口述史，是本书作者的心愿。

如此一来，或许读者对“什么是道教音乐”，会有自己心中的答案。





序

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传入无锡约在公元6世纪之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无锡正一派道教融合于吴地民间，与太湖流域的民俗、民风、民情亲密接触，广泛吸纳鲜活丰富的地域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锡派风格。

就音乐而言，无锡正一派与中国道教是一脉相承的，其地域性风格的形成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受江南民间音乐的影响；二、受苏南地方戏曲的影响，尤其是昆曲；三、受道教经典的影响，清天师府娄近垣所编《清微黄箓大斋科仪》和《梵音斗科》对锡派道教音乐影响最大。

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清时期是江南道教音乐发展的重要时期，亦是江南道教音乐广为流传且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阶段。无锡正一派在斋醮仪式中，用音乐做法事之序，也用音乐做法事之尾，斋事的整场结构无不与音乐的整场结构相吻合，其间缓疾有致，对比分明，歌、舞、乐镶嵌得当。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是无锡道教音乐发展的高峰期，著名的南、北万和堂，“五个挡”“八兄弟”“十不拆”等道教音乐演奏群体，在苏南一带影响力很大。而一曲《二泉映月》蜚声中外的华彦钧（阿炳）、素有“南鼓王”之称的朱勤甫、琴家阚献之等锡派道乐名家，更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无锡道教音乐增光添彩。

从现有的文献记录来看，对无锡道教音乐较有规模地收集、整理、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80多年来，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空白，几乎每一个年代都有一批挚爱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有识之士投身其间。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曹安和先生为最先，1937年他们收集并手抄成《梵音》《锣鼓谱》两册，撰写了《梵音曲谱自序》；1946年协助无锡道士在上

海大中华唱片厂灌制笙吹锣鼓曲《汉寿亭侯》等唱片三张，还连续两天在一座公园举办道教音乐演奏会；1950年抢救阿炳的胡琴和琵琶曲，并组织原“十不拆”道乐成员录制了锣鼓曲《下西风》《万花灯》等；1962年又采录了梵音套曲《甘州歌》《满庭芳》等。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音乐学院的李名雄为朱勤甫拍摄了《苏南吹打和朱勤甫的击鼓艺术》电视记录片。20世纪90年代，1990年、1991年、1992年、1995年，先后四次，笔者与马珍媛在参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江苏无锡器乐卷》的编纂工作中，组织了近20位六七十岁的道教音乐高手（其中多人参加过前几次杨荫浏先生组织的采录）对道乐做了抢救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通过录音、录像采集了数十首道乐，如梵音套曲《雁儿落》，锣鼓曲《十八拍》，铙钹曲《响彻云霄》（穿插飞钹表演），香赞道曲《太极宫》《清静自然香》，完整地采录了道教科仪的谢天忏、追荐忏、斋王、施食、建坛、步罡、传戒等仪式场面。

从理论研究方面来看，研究无锡道教音乐的专著有：1957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由杨荫浏、曹安和编著的《苏南吹打曲》（1980年、1982年再版，分为《十番锣鼓》《十番鼓曲》）；1999年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出版了由钱铁民、马珍媛编著的《无锡道教科仪音乐研究》（上下册，2017年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

值得欣喜的是，进入21世纪，吕畅博士与伍虎勇道长编著了《无锡道教音乐纪事》。吕畅博士师从陈应时先生，学术基础扎实，有多年的专业工作经验。伍虎勇道长师从无锡道教音乐国家级传承人尤武忠先生，潜心于锡派道教音乐的研究与传播。他出身于道士世家，自幼耳濡目染于锡派道教音乐，其祖父伍鼎初先生（1911年生）是无锡颇具声誉的道乐高手，曾经参加过1946年、1950年、1990年、1991年、1992年五次道乐采录，分别司板、司鼓，素有“铁板”之美称。

本书的出版，对于研究吴地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华道乐，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钱铁民

2017年10月



· 目 录 ·

第一章 走向民间——明清时期的无锡道教音乐寻踪	1
第一节 叶梦珠《阅世编》与明清时期的江南道教音乐	1
第二节 一代宗师娄近垣	6
第二章 系出名门——娄近垣传谱与无锡道教音乐	12
第一节 《清微黄箓大斋科仪》乐谱述略	12
第二节 《清微黄箓大斋科仪》译谱	19
第三节 《清微黄箓大斋科仪》乐谱中的特殊符号	32
第四节 《大梵先天奏告元科》解题	35
第五节 《大梵先天奏告元科》译谱	43
第六节 江南道教音乐之源——娄近垣传谱与今谱关系辨析	47
第三章 声震江南——近代无锡道教音乐代表人物	56
第一节 无锡道教音乐代表人物	56
第二节 伍虎勇藏无锡道教音乐人物图像	62
第四章 钧天妙乐——无锡道教音乐传本	79
第一节 《钧天妙乐》	79
第二节 《乐奏钧天》	118
第三节 藏谱解题	128



第一章 走向民间

——明清时期的无锡道教音乐寻踪

第一节 叶梦珠《阅世编》与明清时期的江南道教音乐

道教音乐无疑是源于道教徒的宗教活动。

无锡地处江南中心地带，无锡道教音乐自然出自江南道教音乐的血脉。

然而，江南道教悠久的历史中并未留下多少直接的音乐线索。溯流而上探寻江南道教音乐的蛛丝马迹，只有叶梦珠所撰写的《阅世编》。这本杂录性质的著作，记录了不少作者亲见的道教音乐实况，成为江南道教音乐极为珍贵的史料，也可以视作当时无锡道教音乐的侧影。

叶梦珠生活于明末清初时期，足迹遍布江南。在《阅世编》卷九中有一段关于叶梦珠对比自己幼年时期和晚年时期听到的道教音乐风格转变的记载：

余幼所见斋醮坛场，不无庄严色相，至于诵经宣号，虽急徐抑扬，似有声律。然而鼓吹法曲，更唱迭和，独多率真。今道场装饰靡丽，固不可言；至赞颂宣扬，引商刻羽。合乐笙歌，竟同优戏。不惟失设斋建醮之

意，反开衰越渎祀之风，是亦释道之一变也。^①

长期以来，大量学者在论述清代正一派道教音乐的风格时引用过这段文献，借以指证明清之际，道教音乐逐步向世俗化、艺术化过渡，如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②，史新民《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宗教音乐卷·道教音乐》^③，刘红《天府天籁》^④等。

《阅世编》在题材上属于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天象、历法、水利、灾祥、田产、学校、礼乐、科举、建设、士风、宦绩、名节、门祚、赋税、徭役、食货、种植、钱法、冠服、内装、文章、交际、宴会、师长、及门、释道、居第、纪闻，共计二十八门，考察范围主要以松江府（今上海市苏州河以南地区）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是了解明清之际市民生活的重要史料。

但是，对于明末江南道教音乐而言，这段文字却实在是一个孤证，因此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叶梦珠的视角是否客观，所述是否属实。

首先，需要分析叶梦珠关于道教音乐的叙述是否客观。如果叶梦珠信仰道教，他有可能会因为宗教感情而特意粉饰道教音乐；反之，如果他信仰别的宗教，则有可能会诋毁道教音乐。

通观《阅世编》全书，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叶梦珠的思想更倾向于无神论，而非信仰道教或者佛教，虽然书中将“释道”专辟一节。他总是以极为理性的思维从自然科学角度解读他所听到，甚至是亲眼看到的，道教徒所显示的种种神奇。

例如，有关道士彭微之的叙述，叶氏说道：

① 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

② 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③ 史新民：《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宗教音乐卷·道教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④ 刘红：《天府天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道士彭微之者，苏之昆山人也。精术数，常往来松郡，叩之屡有奇验。康熙四五年间，郡西王姓者延之设醮。王有密友姚南野在座，欲归东郊，时酷暑，王留之不得。微之顾谓姚曰：“君果欲去，吾当遣凉云相送。”因举笔书一符于姚手。及姚归，行数里，四顾皎日，独有阴云时覆其顶，若张盖然，迨抵家而云始散，众咸异之。

至十年辛亥春，将播种而沟洫已竭。五六月间，虽有微雨，止堪润叶。延至七月而苗槁矣。司民社者，莫不遍走，群望为民请命，卒不可得。太守耿公继训闻彭名，邀之祈雨，请以方外礼见，许之。及彭至，问以祈雨之方。答曰：“雨以云行，云从风起，暑风率从西南来，火气日旺则水气日消，安所得雨乎？今当闭南城之门三日，我能令风从东北来，一以壮水势，且以涨潮汐。盖因祈雨之法，例有三限，恐已槁之苗，不能坐待六日，故必使通潮之地，先以潮救之，而后继之以雨，庶为万全耳！”太守从之。自七月十四日结坛，果反风自艮方来，而潮汐骤长有加，平日沟洫支流，无不浸灌焉。十五日，众谢之。彭曰：“风则正矣，云尚未也，然欲掩太阳，先掩太阴，盖月为水母，水得云而雨可降矣。”自是每晚必阴云蔽月，有询其降雨之期，彭屈指曰，尚须二日。至十七日，彭向郡守而下称贺曰：“明日大雨至矣。”是早，晴明如故，众未之信。次早复晴，佐郡有疑其妄道者。人询之曰：“道士尚登坛乎？”彭曰：“不必矣。辰时云起，午刻雷作，未、申、酉大雨，四郊足。”众尚未信，至辰而果云，至午而果雷，至申及酉而大雨盈尺，尽如彭言。沟洫之涸者皆盈，禾苗之槁者复生，阖郡欢呼，惊传神异。

至十七年夏，亢旱弥甚，时郡守鲁谦庵超，浙之山阴人也，偕僚属集僧道，建坛于西郊之泰岳神庙，虔斋祷雨至逾月而不得，缙绅有忆微之故事者，白郡守以礼微之，至如前法，刻期而应，不失时刻。是岁也，早而不甚差胜于邻郡者，微之法力居多。或曰微之非能致雨，特以数学之精，能推知此日必雨，故神其说耳。嗟乎！使数学果能如是，亦异人矣！故吾

特表而出之。^①

这段文字中，叶氏对道士彭微之设坛斋醮，屡屡求雨得验的神秘法术并不认同。他认为这是由于彭氏精通“数学”，因此推理精确所致。“嗟乎！使数学果能如是，亦异人矣！”他佩服的是彭微之的“数学”才能，而非他的神奇道术。

叶氏写作《阅世编》的另一个特点是，不论所述之事多少人亲眼见过，只要不是叶氏本人的亲身经历，全部要分析论证、重做考察，并不直接采信。

在“释道”一节开头有这样的说明：“谨据见闻所及，确而可信者，略纪于后，至所见异词，传闻异说者，或俟他年稽疑订误，以次编入云。”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阅世编》对于道教音乐的描述应当是来源于叶梦珠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为客观。

其次，需要考证叶梦珠所论述的江南道教音乐是什么时期的。我们按照此书的点校者来新夏附于卷前的“点校说明”进行考证。

是书卷九《师长》篇“金伯固先生”条称：“金伯固先生，讳汤，初字孟明，邑庠生。崇祯甲戌，蜀中刘念先先生潜来令上邑，于童子试中取先生第一。是年，入泮，遂开家塾于城南。余年十二，往受经。”

又同卷篇“瞿行言先生”条称：“瞿行言先生，讳倬臣，邑庠生，与余家亦为比邻。崇祯丙子，试南闱不售，归，开家塾，授生徒，从学者亦数十人。余年十四，往受经。”

据崇祯甲戌（1634年）上推12年，以及丙子（1636年）上推14年，均为明天启三年癸亥（1623年），叶梦珠当生于是年。至于其卒年，则不详。唯叶梦珠别著《续编绥寇纪略》卷首有清康熙二十七年自序，而此书也有康熙三十几年纪事，则康熙中叶时必尚在世，估计时年当在70岁

① 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



左右。^①

按照这一考证，叶梦珠当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明朝灭亡时21岁，在清朝生活了50余年，到清康熙中叶仍然健在。

有了上面的分析，便可以明确大致在叶梦珠所生活的明清交际之时，包括无锡道教音乐在内的江南道教音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无庄严色相”，颇为神圣，向强调艺术性、娱乐性——“竞同优戏”渐渐过渡。

文化下移是大势所趋，上一个时代的“俗”，往往成为下一个时代的“雅”。从大一点的历史周期看，道教音乐也顺从于这个趋势。明清之际，风云动荡之下，或许变化的脚步加快了一点。叶梦珠将自己生平数十年所见的道教音乐变迁记录下来，更重要的不是反映这种文化上的变化，而是为道教音乐本体的变化提供了资料。这一点前人不曾注意。

这个变化是由以声乐为主，转向以器乐为主。

明末，“诵经宣号，虽急徐抑扬，似有声律。然而鼓吹法曲，更唱迭和，独多率真”。清初，“合乐笙歌，竞同优戏”。

这个变化非常重要。今日道场法事之中，唱念做打行当俱全。然则，行当之间并不均衡，甚至互有对抗。法师诵经宣号之时，锣鼓喧天，场内外之人实则不能清楚听到所唱道曲。今日出版的各种道教乐谱所载的歌词和唱腔实际上是为了记谱，专门请教职人员演唱后记录的。

按照叶梦珠所言，其年少时可以听到道场中以人声为主的“诵经宣号”，后来则只有“合乐笙歌”了。正是这种变化，使得他认为道教音乐的神圣性受到了侵蚀，礼崩乐坏了。

从上层社会来看，清朝统治者对道教不似明代宫廷那般热衷，相应的管制也较少。官方的这种态度对道教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从下层社会来看，清初，天下清平，江南经济进一步繁荣，开始从“湖广熟，天下足”，走向“苏常熟，天下足”。江南道教进一步深入民间的同时，必然受到商

^① 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业化的影响。

道教音乐说到底是为道教的宗教目的服务的，它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祖天师张道陵创教本为化解世间众生生死轮回之苦，道教可谓源自民间。隋唐以后，道教文化逐步上移，成为贵族和士大夫修身立命的寄托。明清之际，道教文化、道教音乐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加快了回归民间的步伐，正是大势所趋。道教音乐生于民间，回归民间，服务民间。老百姓的生活与创作正是道教音乐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源泉。以今日道教之昌荣来看，叶梦珠实在是多虑了。

第二节 一代宗师娄近垣

明中叶以后，张天师的地位日益降低，官爵品秩从明初的正一品，逐渐降到乾隆年间的五品。这促使正一派的宗教组织发展逐渐陷于停滞，渐趋松散化。^① 娄近垣就是在这种萧条的背景下一步步走出江南，进入中枢，成为名副其实“承上启下”的宗教领袖。

娄近垣，字朗斋，号上清外史，又号妙正真人，江南松江娄县人，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卒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② 由于和上层贵族有亲密关系，娄近垣的生平和宗教活动在清代史籍中的记载呈现出少有的清晰。

先看两则材料。

第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的三弟张昭麟，曾在雍正九年（1731年）代署“大真人”印务，协同娄近垣监修龙虎山庙宇，其所撰《敕赐重建大真人府第碑记》，记载了娄近垣一生的主要宗教活动：

妙正真人者，姓娄氏，名近垣，法号三臣，江南松江娄县人也。冲龄

①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四卷（修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②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四卷（修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味道，眇爱云松，至性精度，博综符箓。始潜养于枫溪，继来游于江右，契元都之秘，玉局攸傅。启绿笈之真，景輿与爰驾。

于雍正五年循例值季，雍正九年正月钦承世宗宪皇帝谕旨：“近垣绿章有效，丹篆多灵，降敕语之辉煌，嘉阐法之诚敬。”圣心悦豫，恩赉有加，赐以龙虎山四品提点，供奉内廷钦安殿住持。

雍正十年三月二十五日，颁给龙虎山上清宫提点印信，并给提点、提举等员部劄二十五道。

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敕封妙正真人，赐大光明殿开山正住持，统领法官四十八员，焚修顶礼，祷雨祈晴，祝国佑民，迎祥请福，重念道妙重元，心栖正一，崇隆典礼，实表清修，爰广推恩于所自，更成盛事于名山，特发内帑专遣大臣董督修建龙虎山上清宫。

更垂恩于内地，正阳门外有大真人府为循例朝觐斋居之所，其寮舍即值季法官之居停也，年久倾颓，屋宇狭隘，钦命易地于地安门外。

今皇上（乾隆皇帝）孝思维则，道被无垠，覃恩妙正真人晋秩三品，诰授通议大夫，荣及祖、父，兼掌道篆司印务事、东岳庙等处正住持。^①

第二则关于娄近垣生平的记录见于其墓志铭。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娄近垣以89岁高龄（据墓志铭）卒于北京城北妙缘观，时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的陆锡熊为其撰写墓志铭，并将墓志铭收入其文集《宝奎堂集》。

通议大夫妙正真人龙虎山上清宫四品提点娄公墓志铭^②

国家敦庞醇厚之泽，涵濡优游，衍溢乎方外，率义厥职。而黄老氏之徒，亦咸能守其清净自然之理，以仰承圣治。

时则有若妙正真人朗斋娄君，以道行纯笃，事我世宗宪皇帝、暨今上

① 元明善、张国祥：《龙虎山志·卷十二》，《藏外道书》第十九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568页。

② 陆锡熊：《宝奎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51册，卷9。



皇帝五十余年，存诚葆真，恪事匪懈，用克膺两朝非常之恩，昭融显奕，丕振厥业。当世士大夫识君者，相与庆君遭际之隆，而知所以致此者之良非偶然也。

君讳近垣，号朗斋，三臣则上所赐字也。先世居江南松江府娄县之枫泾镇。君少读书，慕道家久视长生之说，入仁济道院，拜院主杨君纯一为师。警悟异其侪，习道德五千言，旁汎滥于经史百家，无不通晓。杨君卒，往游龙虎山，事三华院道士周君大经。周君精修炼术，弟子尝数百人，以精敏奇君，夜与诸弟子坐，视君顶上独有光熊熊然，谓有根器，可付受，乃教以五雷正法，及祈禳符篆丹经玉诀之要。久之，尽得其术。会他弟子或基君，乃跳身放浪江湖间，名大起。俄周君疾革，驰书召君。比返而周君卒，遂嗣其职，为上清宫提点，故事上清宫法官，以三岁一番直京师。

雍正五年，君当行从五十五代正一真人张锡麟入朝。锡麟道卒杭州，属君调护家事。君经纪其丧，哀瘁尽力。既居京师三年，会世宗宪皇帝闻君名，有诏召君入宫礼斗。君登坛作法，灵应响答；又奏符水，辄有效。上嘉君诚悃，授上清宫四品提点、钦安殿住持，命礼部铸印赐之，又推君源所自出，敕重修龙虎山诸宫观，以克显其教。君感上恩遇，更自飭励侍上前，讲论参叩宗乘，多见超诣，上益咨赏。

十一年，诏封妙正真人。西安门内大光明殿，乃明世宗所建，上命将作葺治，令君居之，为第一代住持。今上践祚覃恩，封祖、父，皆三品，又兼领道策司，主东岳庙，前后赐予优渥，不可殚述。而君亦自以术高，有所禱禳厌劾，往往著奇验。宁郡王疾，君以一朱书符，饮之立愈。王布席，礼君为师。

乾隆元年，禱早立雨。八年，旱暵尤甚，君奉命禱黑龙潭，赤日当午，升坛踞步毕，忽有风从震来，轰雷一声，挟其坛入半空中，澍雨匝野，都人大悦。其他灵秘多此类。

君雅尚冲静，大耄而有少壮容。当年七十、八十时，上再亲书榜以赐，曰“养素延龄”，曰“仙阶耆品”。君奉御书堂中，蒔花植援，日与诸弟子论道，翛然有遗世志。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移居城北之妙缘观，即